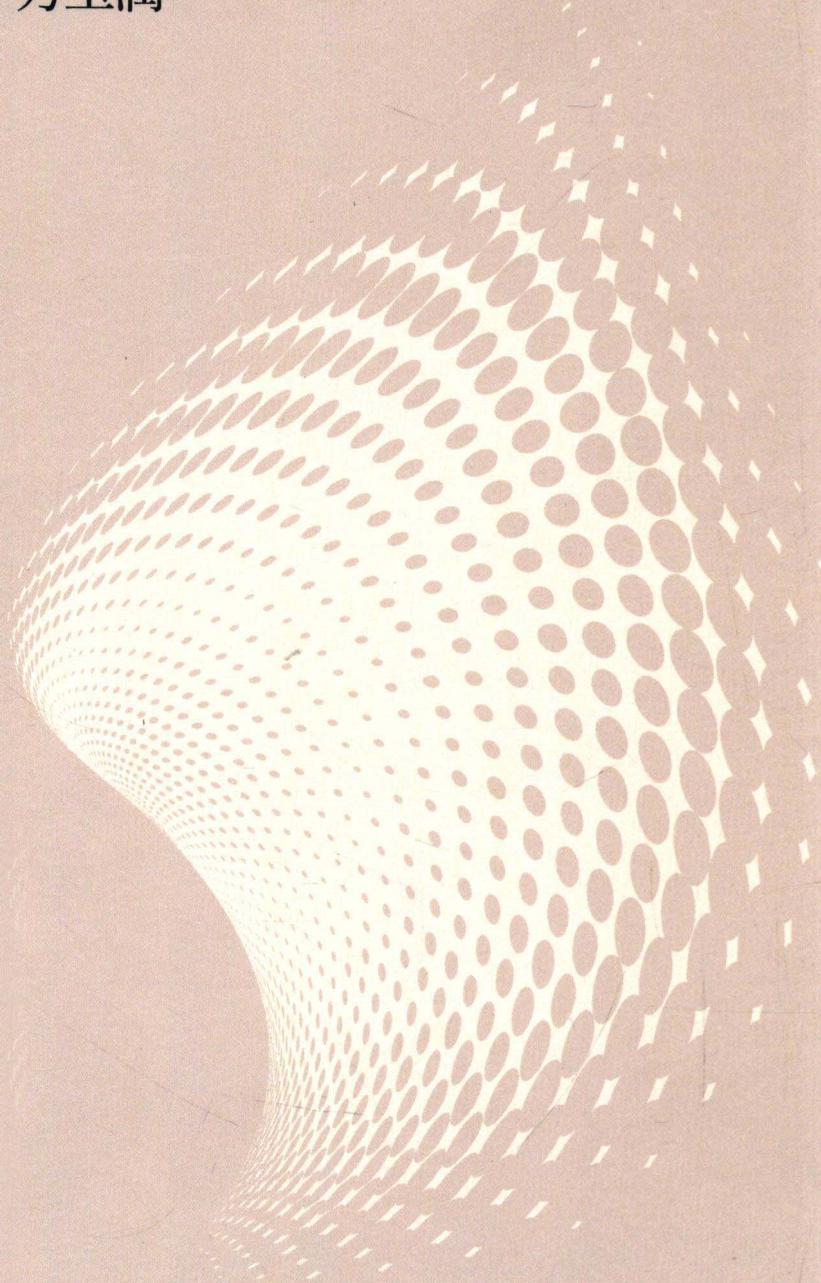


清代獨立治《詩》 三大家研究

黃忠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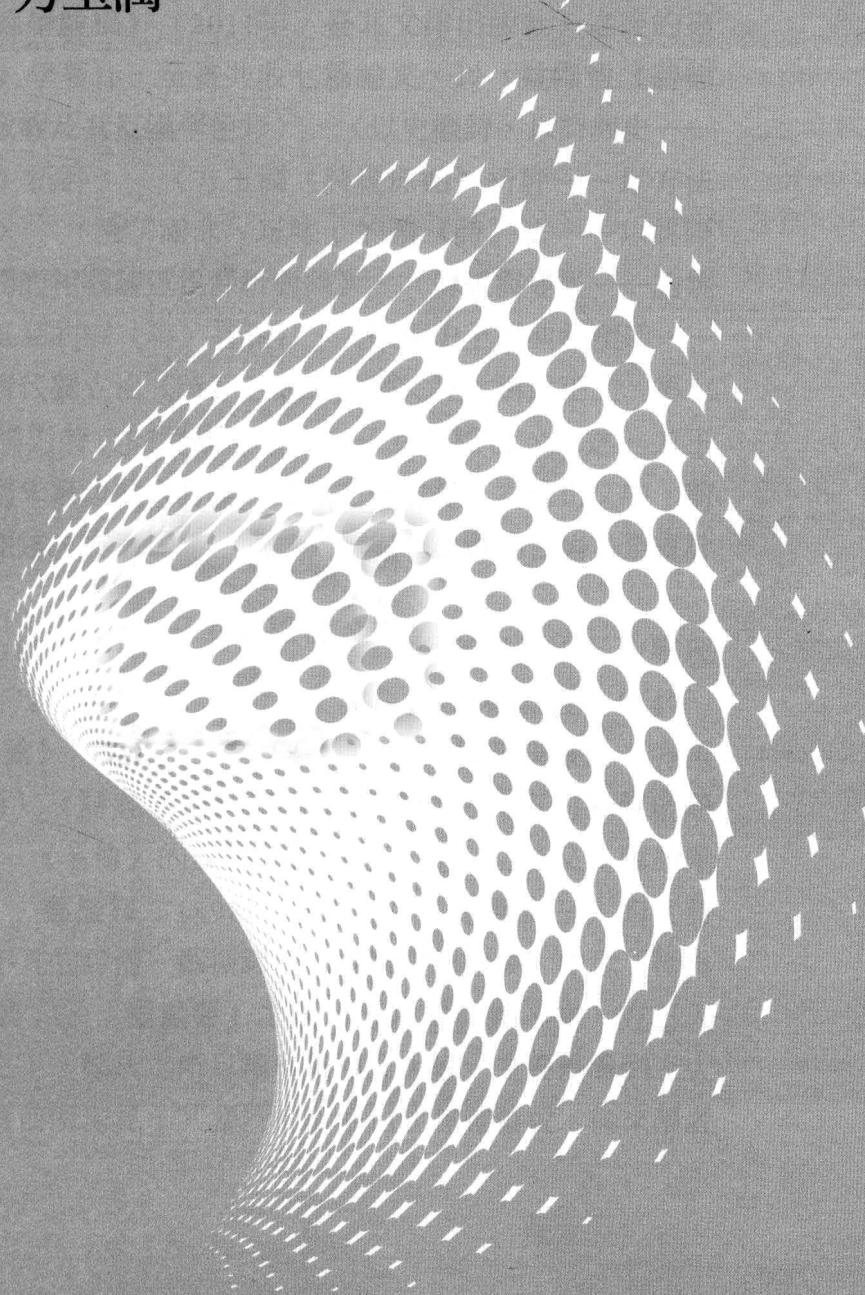
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清代獨立治《詩》 三大家研究

黃忠慎—著

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黃忠慎著。—初版。—臺北市：五南，2012.07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1-6649-0 (平裝)

- 1.(清)姚際恆 2.(清)崔述 3.(清)方玉潤
4.清代詩 5.詩評

820.9107

101006738



1X4N 學術叢刊 05

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

——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作 者 — 黃忠慎(290.1)

發 行 人 — 楊榮川

總 編 輯 — 王翠華

主 編 — 黃惠娟

責任編輯 — 胡天如、李美貞

出 版 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 話：(02)2705-5066 傳 真：(02)2706-6100

網 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 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中區中山路6號

電 話：(04)2223-0891 傳 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 話：(07)2358-702 傳 真：(07)2350-236

法律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2年7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臺幣380元

序

本書是筆者繼《惠周惕詩說析評》（1994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清代詩經學論稿》（2011年，臺北文津出版社）之後的第三本清代《詩經》學著作，全書共收七篇論文，以〈姚際恆《詩經通論》的《詩》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以史觀詩，以詩興史——崔述《讀風偶識》析評〉、〈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論「涵泳、玩味」的讀《詩》法——以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的相關論述為評析對象〉、〈傳統與變異——論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解《詩》基調〉、〈學術史上的典範塑造——以民國學者評論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為例〉等六篇為正文，第七篇〈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從朱熹到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由於將宋儒朱熹也納入討論，故以之為附錄。六篇正文中，前三篇為姚際恆、崔述、方玉潤三大家的分論，後三篇為合論，全書計約二十萬言。

自梁啟超（1873～1929）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整理清代學者治理《詩經》的成績，於正統派之外舉出姚際恆（1647～1715）《詩經通論》、崔述（1740～1816）《讀風偶識》、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三書，以為此三人不同於傳統學者固守《毛序》、《毛傳》的說法，能獨抒己見，之後又有顧頡剛（1893～1980）、鄭振鐸（1898～1958）等人相繼對三人的《詩經》學著作作出不凡的評價。鄭振鐸於《中國文學論集》中以「極為重要」、「極重要」、「極重要」之語，分別置於姚、崔、方三人《詩經》學著作之下。鄭氏之所以極度重視三大家，主要是看到三人著作中的論述特質前所未見，其獨特的新解也能超越舊說。後來學者

(4) 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

或以「懷疑派」、「超然派」、「獨立派」分別稱呼此三本著作，直至夏傳才（1924～）通論清代《詩經》研究的學術時，才以「獨立思考派」統稱姚、崔、方三人。

姚際恆等三人會被後來學者置於同一個派別之下，可見三人具有一定的同質性。從《詩經》學史的角度而言，除了著作表現出「獨立」、「超然」、「懷疑」的特色之外，此三人還有許多性質相同、相近的地方。包括與當時學術思潮的關係、治學的途徑、對待經書的態度等。從學術思潮與三人之間的關係而言，姚氏等三人分據清代初、中、晚三個時期，卻又同時阻絕於主流的學術之外，當時的學術思潮對三人的影響不大。而且，三人或有意或無意地貶抑當時的主流學術價值觀，以是而在研經、治學的途徑、方法上顯得「超然」、「獨立」。就治學的途徑而言，姚際恆與崔述都有考證、考史性質的專著，姚氏的《古今僞書考》，崔述的《考信錄》都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名著，且二人考古證史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尊經衛道。就解《詩》的方法而言，三人都強調涵泳詩文、體會文意的必要性，他們透過逐章逐句地咀嚼經文，然後玩味詩人之意，而其透過涵泳品味所得的詩義，往往帶有人倫教化的意味，這種現象值得密切關注。

就影響力來說，姚氏等三人的解《詩》著作不僅與當時的學術主流頗有距離，就連學術派別都無法劃分，不是漢宋兼採，亦非乾嘉考據，更不走今文經學路線。這三人的著作在當時都沒沒無名，直到民國初年才被學者注意，並給予極高的評價，至今日已成為學術上的重要研究對象。

近幾十年來，學術界對姚際恆、崔述、方玉潤頗為重視（尤以姚際恆為最），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但是迄未能對此三人進行整合性的研究，比對其間的異同。本書則以這三人的《詩經》學著

作為研究對象，釐清同為獨立思考派的三位大師之間的學術異同，這是本書的特色之一。

其次，由於過去的研究多偏向傳統的考察方式，如分別檢視三人對舊注的依違，對詩旨的擬定，或間以經學或文學的標準進行衡定，這些研究方式對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個別學術面貌呈顯當然有相當的助益，但是，筆者認為除了這些研究方法之外，應該要有一些新的觀察角度，才能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是故，本書納入西方學術的某些觀點，對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詩經》學著作，作一全新的研析，包括探究其解《詩》的方法、態度和得出的結果（特別是詩篇主題這一部分）之間的關係，並討論其理解、詮釋形成的成因與限制，這是本書的另一個特色。

姚氏等三人的《詩經》學著作由當時的沒沒無聞，逐漸攀升至今日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其間影響力升降的現象值得我們省思。本書從傳統與創新兩個層面同時進行三人著作之觀察，輔以詮釋學理論來探索讀者對於三人著作的理解與接受實況，並以此討論其三人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與影響，這是本書的又一個特色。

1994年12月，筆者向國科會申請兩年期的研究計畫案：「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運用詮釋學觀點作全新考察」，審查人以為，一年以內即可將全部問題處理完畢，實際情況則是，筆者從1995年8月開始執行研究計畫，直至2011年才暫時將案件的執行畫下一個句點。這裡使用「暫時」兩字，亦即是說，姚際恆等三大家的說《詩》比較尚未真正結束，只是，一個一年期的案件持續執行六年，發表了九篇論文（其中，〈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說《詩》取向及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公布於2006年11月「國科會中文學門90～94年研究成果發表會」上，後收入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6月

(6) 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研究——姚際恒、崔述、方玉潤

發行的《臺灣學術新視野》一書中，故不再收入本書。另外，〈方玉潤詩經原始論詩的言外之意〉，已收入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年9月發行的《詩經研究叢刊》第十九輯，亦不收入本書），應該是可以稍為休息一陣子了，畢竟，筆者近十年來連續執行十件單年期研究計畫，每一個計畫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將此一執行了六年的案件暫告一段落是合理的。是為序。

黃忠慎

2012年3月

序於彰化師大國文系研究室

目 次

序	(3)
---------	-----

第一章 姚際恆《詩經通論》的《詩》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	1
----------------------------------	---

第一節 前言	2
第二節 《詩經通論》的解《詩》體例與姚際恆的《詩》教觀	3
第三節 姚際恆對《毛詩序》的批評	11
第四節 姚際恆對《毛傳》、鄭《箋》的批評	16
第五節 結語	21

第二章 以史觀詩，以詩興史——崔述《讀風偶識》析評	25
---------------------------------	----

第一節 前言	26
第二節 崔述的著書動機與解《詩》特質	29
第三節 崔述對傳統《詩經》漢學的批評	37
第四節 崔述對於朱子《詩經》學的態度	42
第五節 《讀風偶識》在《詩經》學史上的定位與意義	48
第六節 結語	55

第三章 方玉潤《詩經原始》析評——以方法論為核心的考察	59
-----------------------------------	----

第一節 前言	60
第二節 《詩經原始》的體例設計與解經立場	62
第三節 方玉潤的解《詩》態度與方法	69
第四節 方玉潤解《詩》態度與方法所引發的一些問題	73
第五節 結語	81

第四章	論「涵泳、玩味」的讀《詩》法——以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的相關論述為評析對象	85
第一節	前言	86
第二節	姚際恆等人解放《詩》旨的主要方法——涵泳、玩味	90
第三節	涵泳、玩味式讀《詩》法衍生出的現象	97
第四節	關鍵：誰來決定意義？	121
第五節	結語	136
第五章	傳統與變異——論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解《詩》基調	139
第一節	前言	140
第二節	清代學術主流之外的旁支	142
第三節	回歸傳統——姚氏等三家之《詩》教觀	147
第四節	反對傳統——三人對《詩序》、《毛傳》、鄭《箋》的質疑與揚棄	153
第五節	從接受美學看姚氏等三家所獲得的評價	161
第六節	結語	168
第六章	學術史上的典範塑造——以民國學者評論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為例	171
第一節	前言	172
第二節	姚際恆等人的《詩經》學	174
第三節	《詩經》學史對姚際恆等人的評價	184
第四節	典範的塑造	188
第五節	結語	192

附錄：論宋儒與清儒對詩旨的解放——從朱子到姚際恆、崔述、 方玉潤	195
一、前言	196
二、朱子的反《序》與解放詩旨	198
三、姚際恆、崔述、方玉潤對朱子《詩經》學的態度	207
四、姚、崔、方三人對詩旨的進一步解放	215
五、顛覆與包容	229
六、結語	235



第一章

姚際恒《詩經通論》的《詩》教觀及其反漢學色彩

第一節 前言

姚際恆（1647～1715）《詩經通論》、崔述（1740～1816）《讀風偶識》、方玉潤（1811～1883）《詩經原始》三書，在《詩經》學史上獲得了崇高而又極為特殊的評價，學界常將此三人視為清代獨立治《詩》三大家。¹假若說，三書在說《詩》方面有接近的特質與精神，那麼，康熙年間的姚際恆無疑最具指標意義，因為在他過世二十五年後，崔述才出生，不僅如此，年代更後的方玉潤將姚際恆視為具有權威性的前輩學者，《詩經原始》可以說是追隨在姚際恆之後繼續前進的。

長期以來，學者慣於以「獨立」、「超然」的肯定性評語用在姚氏身上，這些肯定性的評語具有相對性，而其參照的對象自然是傳統的《詩經》學。本來，對於清儒而言，《詩經》漢學與宋學的古

¹ 梁任公（1873～1929）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整理清代學者治理《詩經》的成績，於正統派之外舉出姚際恆、崔述、方玉潤三人，以為此三人之書不同於傳統學者固守《毛序》、《毛傳》之說，而能獨抒己見。之後又有鄭振鐸（1898～1958）於〈關於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中以「極為重要」、「極重要」、「極重要」分別置於姚、崔、方三人《詩經》學著作之下。鄭氏所謂的「極重要」源於他特重此三書有許多獨特的新解，能超出毛、朱之外，力攻《毛序》之非。後來學者或以「懷疑派」、「超然派」、「獨立派」分別稱呼此三本著作，例如夏傳才在通論清代《詩經》研究的學術時，以「超出各派之爭的獨立思考派」統稱姚氏等三人，陳柱稱姚際恆為「懷疑派」，何定生稱姚際恆為「各派混戰中的超然的一派」。梁氏之說見其〈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260；鄭振鐸之說見《鄭振鐸全集》第四卷（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古代文學研究〉，頁31-32；夏傳才之說見其《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頁228；陳柱之說見其〈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林慶彰、蔣秋華編：《姚際恆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年），中冊，頁345；何定生之說見其〈關於詩經通論〉，《姚際恆研究論集》，中冊，頁363。

老解《詩》成果都是先儒遺留下來的傳統，不過本文僅針對《詩經通論》的反漢學色彩進行論述，一來是因為已有學者檢視過姚際恆對於朱子《詩經》學的批評，²二來是因為對於姚氏來說，最主要的傳統是《詩經》漢學，尤其是《詩序》。

在以往，《序》說不僅代表了權威的詩篇主題判定，也代表了傳統解《詩》時預設的「《詩》教觀」。從姚氏對《詩序》的態度中，可以得知他對於傳統權威解題的質疑與否定，但是對於儒家《詩》教觀的堅持，姚氏則秉持傳統，甚至於，有時其為詩篇所作的說解，較諸《序》說更能維護傳統的《詩》教。由此可以得知姚際恆對於《詩經》傳統詮釋的態度，特別是，他對於傳統的取捨：承認三百篇貴為「聖經」的地位，也認同聖人以《詩》為教的觀念，但卻對後人解《詩》的過程與結果極不滿意，因此矢志追求聖人之意，要找出三百篇的真意或原旨。姚際恆除了勇於打破《詩序》的詩篇主題解釋權威，對於代表字詞訓釋權威的《毛傳》、鄭《箋》，也取相近的方式對待，解詩過程中不斷予以質疑、駁斥，展現其無與倫比的批判性。

第二節 《詩經通論》的解《詩》體例與 姚際恆的《詩》教觀

姚際恆，字立方，號首源，祖籍安徽新安，定居於浙江仁和，在辨偽學上卓有聲名，³成績不在閻若璩、毛奇齡之下，《清儒學案小

² 詳林慶彰：〈姚際恆對朱子詩集傳的批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8期（1996年3月），頁1-24。

³ 梁啟超謂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列舉經史子部疑偽之書共數十種，中固多精鑒之論也。」《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6。

傳》稱其：

少折節讀書，氾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時潛邱辨晚出《古文》之偽，先生持論多不謀而合。潛邱撰《尚書古文疏證》，屢引其說以自堅，而毛西河篤信古文，作《冤詞》與潛邱詰難。西河故善先生，以其同於潛邱也，則又數與爭論，先生守所見，不為下。先生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偽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⁴

四庫館臣則從負面的角度解讀姚際恆的人品與學術：

際恆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遊，故往往剽其緒論。其說經也，如辟圖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羲；辟《古文尚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辟《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為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

顧頡剛評論姚際恆及其《古今偽書考》云：「他敢於提出『古今偽書』一個名目，敢於把人們不敢疑的經書（《易傳》、《孝經》、《爾雅》等）一起放在偽書裡，使得初學者對著一大堆材料，茫無別擇，最易陷於輕信的時候，驟然聽到一個大聲的警告，知道故紙堆裡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聾振聵的功效。」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北京：樸社，1933年），卷前，頁2-3，〈序〉。鄭良樹：「清代初年，能夠繼承宋濂《諸子辨》及胡應麟《四部正偽》的餘風，對群書加以考訂辨正，而給後人巨大的震撼力量的，應該是姚際恆了。」《古籍辨偽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94。

⁴ 徐世昌纂，周駿富編：《清儒學案小傳（一）》（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卷4，頁660-661，〈潛邱學案〉附論姚際恆。

陽修、趙汝楨之說，以《周易·十翼》為偽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於禪，亦本同時顏元之論。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他如詆楊漣、左光鬥為深文居功，則《三朝要典》之說也。謂曾銑為無故啓邊釁，則嚴嵩之說也。謂明世宗當考興獻，則張柱之說也，亦可謂好為異論矣。⁵

本來評論一個人及其學術成績，可能因為立場與觀點的互異，而導致不一樣的結語，是以四庫館作為清初漢學家的大本營，其對於姚氏之議論古學、抨擊經師難以寬容，實為可以理解之事，只是，已有學者指出，姚際恆從未剽竊閻若璩之說，論小學之為書數，不僅並非本之毛奇齡，反而是毛奇齡受到姚氏之啟發，至於其他所謂姚際恆抄襲清初耆宿之論等等，也都是偏見之詞。⁶整體而言，姚際恆擁有強烈的疑古性格與批判力量，他以自由探究的精神面對經典，以此而建立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詩經通論》原為《九經通論》中的一種，也是九書中唯一能保持全貌的著作。此書卷前有姚氏《自序》，署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但全書完成之後並未有刊本，一百零八年之後（嘉慶十八年〔1813〕）才由王篤發現此書之抄本，王氏並於道光十七年（1837）刊刻此書，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六十二冊，經部，《詩》類，除了姚際恆〈自序〉之外，另有道光十七年鄂山、蘇廷玉、周貽徽、王篤四篇〈序〉文，卷前又有〈詩經論旨〉、〈詩韻譜〉兩文。民國十四年（1925），顧頡剛編輯《古史辨》，書中納

⁵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第5冊，卷129，頁2569。

⁶ 詳〔日〕村山吉廣撰，林慶彰譯：〈姚際恆論〉，林慶彰、蔣秋華編：《姚際恆研究論集》，上冊，頁65-87。

入其與胡適討論姚氏之文字，兩年後，鄭璧成根據王篤刊本覆刊於四川成都。1958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顧頡剛之點校本。至今，《詩經通論》計有九種版本，其中四種屬於王本，五種屬於顧本。⁷這些版本中，學者使用最普遍的本子大約有二，其一為《續修四庫全書》本，另一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根據顧頡剛點校本重新排印的本子，於1994年6月出版，收入《姚際恆著作集（一）》，此書於各篇之前加上篇名，又據王篤刊本糾正了顧本的一些誤字，使用上頗為方便。⁸

《詩經通論》針對三百篇進行全面的解釋，全書計十八卷，卷一〈周南〉，卷二〈召南〉，卷三〈邶〉，卷四〈鄘〉、〈衛〉，卷五〈王〉、〈鄭〉，卷六〈齊〉、〈魏〉、〈唐〉，卷七〈秦〉、〈陳〉、〈檜〉、〈曹〉，卷八〈豳〉，卷九至十二〈小雅〉，卷十三至十五〈大雅〉，卷十六、十七〈周頌〉，卷十八〈魯頌〉、〈商頌〉。此外，中研院的本子因為是以顧氏點校本為底本，故在「卷前」之前放入〈本冊校印說明〉、〈出版者說明〉、〈顧頡剛序〉諸文。⁹

《詩經通論》各篇之前不錄完整的《詩序》，但由於每篇常以評述《序》言作為詮釋的開始，故讀者也可以從中接觸到《詩序》的精要之言。至於《毛傳》、鄭《箋》、孔《疏》、朱《傳》等漢宋權威解釋，則視實際狀況需要，在論評舊說時會分別帶入其解。此書以「通論」為名，首重各詩的主題與章旨之說解，其次，姚氏亦極重視藝術技巧之詮解，認為「詩有賦、比、興之說，由來舊矣，此不可去

⁷ 詳林慶彰：〈本冊校印說明〉，《姚際恆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1冊，卷前，頁1-4。

⁸ 案：本文引用《詩經通論》以《續修四庫全書》本為主，再以《姚際恆著作集》本參校。

⁹ 案：其中〈出版者說明〉係指中華書局1958年原說明。

也。蓋有關於解詩之義，以便學者閱之即得其解也」，「興、比、賦尤不可少者，以其可驗其人之說詩也。古今說詩者多不同，人各一義，則各爲其興、比、賦。……詩旨失傳，既無一定之解，則興、比、賦亦爲活物，安可不標之使人詳求說詩之是非乎！」¹⁰故《詩經通論》於全詩各章之下，簡單而逐一地標出詩韻與作法，例如其解〈邶風·雄雉〉，全文如下：

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本韻。○興也。

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本韻。○興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本韻。○賦也。下同。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如字。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本韻。〔評〕名言。

〈小序〉謂「刺衛宣公」，〈大序〉謂「淫亂不恤國事」。按篇中無刺譏淫亂之意。《集傳》則謂「婦人思夫從役於外」。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于末章「百爾君子」難通，故不敢強說此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¹¹

基本上，關於生難字詞的訓釋、名物制度的解說，皆非姚氏致意之處。當學者表示《毛傳》的解釋過於簡略的時候，要知此處其內容起

¹⁰ 《詩經通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2冊，卷前，頁8：1a-9：2b。

¹¹ 《詩經通論》，卷3，頁48：13b-14a。